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三

玉藻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之類及行禮容節以篇首二字名篇其文畧與少儀曲禮相似范氏鍾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以至飲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此言天子廟祭之冕服也玉謂冕前後垂旒之玉藻則貫玉之雜采絲繩也邃深也延冕上覆也卷亦作衮天子之冕用玉而以五采之藻貫為十有二旒旒長尺二寸前後皆垂於延之下而深以邃服則畫龍其形卷曲以此祭上帝先王蓋禮大而貴乎文也案天子之尊視乎天十有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玉藻十二旒所以則天數龍衮所以體天道也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此言天子朝日聽朔之冕服也端注讀作冕聽朔月朔聽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天子服元衣而加元冕春分之日朝日於東門之外日生於東也每月朔聽事於南門之外明堂在國之南也閏月非復常月雖居其方必闔門之左扉而立于其中焉案月令明堂孟月居左季月居右象天左旋閏月為餘氣故闔

左而開右以順之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此言天子視朝常食之冠服也皮弁服白鹿皮為弁白布為衣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酒事酒昔酒也醴重醴也酏釀粥為酏也天子服皮弁以每日視朝敬之至矣而遂以視朝之服而朝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即食朝食之餘不敢厚於所養也食

必奏樂以侑貴於和也常日少牢惟朔月大牢昭其節也有食必有飲五飲上水而以漿酒醴酏為序明其本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此言天子燕居及處災年之禮也御瞽謂侍御之樂工幾察也天子卒食服玄端以燕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則右史書之每食必奏聲有上下則御瞽幾

之或年不順而水旱至不成而饑饉至則天子服素服乘素車當食而無侑食之樂矣孔疏周禮五史無左史右史左氏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則大史為左史襄王命内史策命晉侯是言語之事故為右史藝文志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

此言諸侯朝祭及聽朔視朝之冠服也裨冕公衮侯

伯鷩子男毳也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諸侯之服

有元端以祭先君所以格幽有裨冕以朝天子所以

辨分每月用鹿皮素布之服告朔於大廟以示受之

君親而不敢専每日用元冠緇布素裳之服視朝於

內朝以示接羣臣而不敢逆也案天子聽朔於路門

外正朔所自出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祖所受於天子

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此言諸侯視朝之禮也小寢燕寢禮莫大於朝而朝有定時在羣臣則待於辨色始入應門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是也君則日出而視之詩曰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是其時也退而適於路寢以聽政使人視大夫待大夫既退無復有入路寢之朝而以政為請者然後適於小寢更朝服而服元端焉陳氏祥道曰朝以先為勤退以先為逸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

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此言諸侯燕食之禮也三牲豕魚腊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肉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四簋子卯謂之疾日諸侯適小寢既釋服又朝服以食用特牲三俎而祭肺夕食不朝服惟服深衣不祭肺惟祭牢肉朔月而加

隆用少牢五俎四簋遇子卯而減殺用稷食菜羹凡夫人所食不特殺而與君同庖可類推也案朔月少牢降於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羊也夫人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此言諸侯以下殺牲之禮與好生之仁也君謂諸侯故謂祭祀賓客之事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踐當

為𦵔禮者仁之發故於用物也有節焉如國君無故則不殺牛大夫無故則不殺羊士無故并不殺犬豕蓋君子遠庖廚所以養其不忍之心故於凡有血氣之類弗以身踐也應氏鏞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此言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也周八月夏六月也

殺牲盛饌曰舉士以竹為笏而象飾其本搢插也天時雨澤所以生物至于八月不雨則君為旱變而不舉年不順成則君衣布衣插士笏以自貶損關市澤梁不租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采取而不賦以寛民財城壘河隍之土功不興以寛民力大夫亦不得新造車馬以敬天而恤民也案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非特凶年為然馬氏

以爲異代之禮是巳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此言龜卜之禮也定龜者周禮龜人職天地四方六者各以龜之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而用其所宜也定墨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以觀其所拆也定體者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旁裂而拆細謂之兆璺因其形體以定吉凶也凡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則卜人定之墨有大小則史定之體有吉凶

則君定之末卜時臣司其事已卜時君明其義此尊甲之分也案周禮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詩衛風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周書周公曰體王其罔害所謂定體也古者國有大事明謀之於卿士庶人而幽謀之於鬼神其慎重若此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此言君大夫士飾車之異也羃軾之皮曰幦楨緣也

羔幦虎楨鄭注謂君齊車之飾陸氏曰君不言車凡

車如之也車上之軾乗者所憑以為敬飾之各有等

馬君之車以羔皮為幦虎皮為楨大夫之齊車以鹿

皮為幦豹皮為楨而其朝車及士之齊車皆鹿幦豹

楨吳氏澄曰言朝車者恐人疑其朝車之與齊車異

飾也言士齊車者恐人疑士之齊車與大夫異飾也

故重出鹿幦豹楨四字而不殺其文云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此言君子居處之節也君子之居恆當戶以向陽明寢恆東首以迎生氣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亦必興整衣服與冠而坐所以敬天之怒也

日五盥沐稷而醴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此言潔身致養之禮也盥謂洗手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頮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樿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沐而飲酒曰禨羞籩豆之實也杅浴盤蒯席蒯草席也連讀爲湅沃洗之也每日必五盥沐髮以稷而頮面以粱髮濕用樿櫛髮晞用象櫛由是飲酒以羞籩豆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浴則有二巾上絺下綌出浴盤先履蒯席之上以湯洗足垢然後立於蒲席以布乾潔其體而衣乃著屨而進飲

案此皆敬身而兼養身之道周氏謂謂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是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此言人臣入廟之禮也史掌文書者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揖私朝與家臣揖也卿大夫將適公所必宿齊戒居於外寢先沐浴以致其潔於是史進象笏書夫已所思而欲告君有問而將對君所令

而當行者既著朝服習試其容觀與玉聲必合儀中節然後乃出揖於私朝方昧爽而煇如也登車則辨色而有光矣案朱子曰進笏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此言君與臣之笏制也珽之言珽然無所詘也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故名也天子之所搢曰珽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諸侯之所搢曰荼其制前詘後直圜殺其上首正方其下角以讓於天子也大夫所搢則前詘後詘并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案荀子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鄭注此經云此亦笏也謂之珽或謂之大圭珽玉六寸是不殺之終葵首也夫笏度二尺六寸加椎頭

六寸則大圭應三尺二寸而玉人典瑞俱云大圭三尺是大圭非即珽也笏中博三寸前後皆二寸五分以為大夫之前詘後詘可也與天子之方正諸侯之後直皆不合注說恐未然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此言即席之禮也臣侍君坐若旁有別席則必退就別席或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必引

而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登席不可由前為其躐席也非飲食講說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可一尺惟讀書與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一尺必齊席而坐乃便於食簡册之設亦去席尺也案此言侍君之席因及師弟子賔主之席蓋講說飲食惟師南面専席弟子東西面同席賔主則東西相向書策豆在席前故升席皆當由後而升乃不相背若由前是陵躐而失其節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此言侍食於君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將飧啜飲以滑喉今君猶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啜飲以俟也覆手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殺粒汙著之

也飧以飲澆飯於器中也臣侍於君若賜之食而君以容禮待之則臣不敢居必命之祭然後祭因先飯而徧嘗諸味仍似為君嘗食者嘗畢而啜飲以俟君若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自有膳宰嘗羞臣此時不祭不嘗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亦先飯飲以俟至君命之羞乃食近其前者一羞而止又命徧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其序而自近食始若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必君既食乃更飯飧臣之飯飧者以君於

時已三次飯也君食竟旣徹饌臣乃自執其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案侍食於君有容與不容之異而所以致敬者無不至君仁臣恭此可以觀矣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傺卑

此言敵者為食之禮也已太也傺厭也凡食而必為之勸侑者禮之勤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盡食者禮之謙也其食於人而不飽者亦謙也食必祭先

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為厭降卑微不免於禮之過也案不祭水漿特於相敵者為然孔氏疏云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賔受坐祭遂飲故知臣於君祭之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此言人臣受君賜爵之禮也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誾同誾誾意氣和悅之貌注疏於斯字為句已止也油油安重自得之貌坐跪也隱辟不敢向人而著屨也人臣燕見於君既就席矣君若賜之爵則必越席再拜稽首受於尊所反登席而祭之飲須卒爵以俟至於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與相者故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主於敬也二爵而言言誾誾乃稍舒矣禮止於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跪取屨隱辟而后著

之跪左足而納右屨跪右足而納左屨案左氏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馬氏曰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是又禮之大者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此言設尊之法也面向也側謂旁側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也棜禁見禮器凡尊所尚必尚元酒不忘古也唯君之坐則面尊示惠自君出也唯蜡

祭而饗野人則皆以酒而無元酒禮不下庶人也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而不正向尊所以避君也蓋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側用棜禁則面用罍可知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此言諸侯以下始冠之所用也冠禮初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通用之凡以存古而不可常用故冠焉而敝棄之可也案冠大夫士三加諸侯四加初加皆用

緇布冠以非時王之法服旋即棄之凡物敝然後棄此冠一著之後不復用如已敝然故曰敝之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此言冠制不同之用也組纓織絲為纓繢采色緌纓之下垂者朱色紅而明丹赤色或曰丹當依士冠禮作青綦蒼白艾色也始冠之禮其元冠而以朱組為纓者天子之冠也同一緇布冠而以繢為纓之緌者

諸侯之冠也同一元冠而丹其組纓者諸侯之齊冠也綦其組纓者士之齊冠也方氏慤曰始冠之冠或以元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元則純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元者以陰幽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此言祥冠之異而因及古者異章服之事也縞生絹

也武冠卷也姓生也子所生為孫故孫謂之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冠有介於吉凶之間者如冠以縞而武以元是孫為祖既祥之冠也縞其冠與卷身而素其紕者是子為親既祥之冠也若縞冠素紕而加以垂緌五寸則游曳而長不宜於趨事乃惰游之士所服也冠以元而武以縞則吉凶相雜乃不齒之人所服也案冠上而武下至小祥則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故為祖而縞尊尊於

上也為父而元親親於下也惰游之士意即周禮罷民之類以其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此言燕居之冠制也燕居之冠纓屬於武故無緌自天子而下莫不皆然至有事則繫纓於笄以固冠而因垂其餘以為飾然後有緌也案屬武對下緌字為義即謂纓也固冠在纓不在武孔疏謂冠與武別臨

著乃合之恐非是

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此言禮有變通而因記失禮之始也喪禮啟殯以後要絰之麻必散垂葬畢乃絞五十不致毀則不散麻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髪為鬌之形惟親在為然若既没則不用髦也大帛之冠以素繒為之凶服去飾是以不緌其元冠而用紫緌閒色不正後世因之則自

魯桓公始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此言燕居之服也朝有事則服元端以戒褻夕無事則服深衣以適體深衣之袪廣尺二寸圍之二尺四寸要三倍之七尺二寸此要之制也齊為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縫合十二幅為齊凡一丈四尺四寸而倍要此齊之制也裳之相交處為衽衽正當身之

兩旁此衽之制也袖之連衣為袂肘長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斯倍肘而可以回肘此袂之制也案前言朝服以食夕深衣者國君之禮此則通以大夫士在家及私朝言之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裹布非禮也

此言長衣中衣之制也袷曲領袪袂口緣飾邊也衣有制同而名異者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外則曰長衣

著在內則曰中衣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餘一尺此其異於深衣者也袷以交而合其廣二寸袪口尺有二寸緣廣寸半此則並與深衣同凡元冕而上衣用帛者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裏亦用布若以帛裏布則不稱而非禮也案袷謂領緣回之則曲而相交則方二寸乃緣廣之數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此言未仕與仕而去位者之服也染絲而織曰織不

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服取其稱士宜服染繒故於織之功多色重者不得而衣焉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内宜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宜服元端元裳故於采色不貳焉周氏諝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相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

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此言服色與服飾之不可苟也青赤黄白黒為五方

之正色木青剋土黃故緑為東方之閒色火赤剋金
白故紅為南方之閒色金白剋木青故碧為西方之
閒色水黑剋火赤故紫為北方之閒色土黃剋水黑
故駵黃為中央之閒色振讀為袗禪也表裘裘之無
裼衣者上衣而下裳衣用五方之正色裳用五方相
勝之閒色上下之辨也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若
非列采則是褻服而不可以入公門當暑而絺綌必
有表衣以蔽之若振則見體而不可以入公門當寒

而裘必有正服以被之若無裼衣則裘在外而不可
以入公門不開上服之袥而掩蔽其美則為襲裘而
不可以入公門蓋服飾之宜致謹者如此案振絺綌
與表裘俱謂著於外為不敬襲裘與不列采為不文
事君之道貴敬而文故皆不得以入公門也
纊為繭緼為袍襌為絅帛為褶
此言衣有寒温之異也纊新綿也襌讀為單褶讀為
牒衣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而

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蓋緼爲舊
絮魯論所謂衣敝緼袍是也絅爲禪衣詩所謂衣錦
尚絅是也褶即今之袂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
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此言朝服而因見充其服者之難也朝服之布十五
升先王之制朝服以緇不以縞而後世反之則自季
康子始也孔子嘗曰諸侯與羣臣皆朝服而朝惟卒

告朔而視朝然後服縞明乎常朝之不可服縞也又曰禮所以行道若國家之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衣服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此言諸侯不可僭用天子之裘也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謂之黼裘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唯國君有黼裘以誓戒田獵今乃用天子之大裘蓋非古也案黼為斧形取威斷之義於治軍秋殺為合或以省為省

耕省斂及省牲者皆非是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此言國君燕居之服也以衣加裘曰裼君衣狐白毛之裘以素錦為衣而裼之在君之右者衣虎裘厥左衣狼裘以示威猛而為之衛蓋狐白希貴如士之賤不得衣也案狐白以狐腋為之自君而外卿大夫亦得以衣故云士不衣狐白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此言服色之相稱也君子謂大夫士狐青狐之青毛皮也豹豹皮也綃綺屬麛鹿子豻胡地野犬絞蒼黄色陳氏祥道謂素衣也飾亦謂褎也裼衣必象裘色君子以狐青為裘豹為褎則用元綃衣以裼之麛為裘青豻為褎則用絞衣以裼之羔為裘豹為褎則用

緇衣以裼之狐爲裘則用黄衣以裼之唯錦衣狐裘不可槩服乃諸侯之服也案麛裘以下與論語所謂素衣麑裘緇衣羔裘黄衣狐裘者相合而小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也執玉有裼有襲執璧琮束帛以享則裼執圭璋以聘則襲此蓋主聘圭而言庶人服

犬羊之裘不裼以裘與人佀賤不用文飾故不裼也凡裘之裼者所以露見其美也弔喪則襲主於哀而不盡飾也君在則裼主於敬而必盡飾也凡服之襲者所以充揜其美也故尸尊無所示敬則襲執玉以聘執龜以卜無所用文則襲若執玉執龜之禮已竟而無事其在君所則裼又以見美為敬而弗敢充也案孔氏疏曰敬有二體以質為敬則襲以文為敬則裼裼言裘襲言服互文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此言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也球美玉也文飾也魚須䟽引庾氏謂用鮫魚須飾竹也本猶根也先王制笏或執或搢而等威辨焉天子尊無二上特用球玉諸侯用象大夫用魚須而文其竹士則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此言用笏之事也無說笏謂搢之也免音問笏之所用如朝聘於天子與大射皆無說笏入大廟而說笏非禮也古禮惟喪事說笏小功不說哀殺也惟當事而免悲哀哭踊則說之將搢笏執事必先盥既盥之後雖有事於朝亦不復盥不盥故不說也凡有所指

晝於君前不敢徒手則用笏造而受命於君前恐或遺忘則書於笏惟笏之事事皆用如是故因文飾之以為上下等級焉綦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惟君當事則說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故記者以為非禮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此言笏之有定制也博廣也笏之度長二尺有六寸其中廣三寸其上下之殺皆六分而去一廣二寸五

分也王氏炎曰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有之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此言帶制也辟字讀如縞冠素紕之紕紕緣也終竟也鄭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此亂脫在是宜承朱裏終辟練繒也率繂也謂緶緝也居士道藝處士也紐謂帶之交結處諸侯以素為帶終竟此帶自鞶至紳皆

以繒采為緣而不朱裏大夫亦素帶而緣其紐及末士以練為帶單用無裏而緶緝其兩邉但緣其末而已居士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合并其紐而約之用組此則自天子至於弟子一也

案經文自此章以後鄭氏謂多有亂脱而孔疏申之然於經文之舊未之有改也陳氏澔輒加更定即非後學慎重之意今故一依經文原本而以鄭注証明之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三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四

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此言元端服之韠也凡韠皆韋為之故字從韋又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韠也下為前上為後頸與肩乃

安於韠上以為繫者博廣也韠象裳色天子諸侯元端用朱裳故韠亦朱大夫素裳故韠亦素上士元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故韠以爵色之韋此韠色之因分而異也其制有圜殺直三者惟天子之韠直四角無圜亦無殺諸侯前後皆方左右從殺大夫下方而圜其上角士則前後皆正以賤故不嫌於與君同此形之因分而異也其有無分貴賤者下皆廣二尺上皆廣一尺長皆三尺其頸五寸肩與革帶皆博二寸

云蓋古者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古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此亦言帶制也華黄色也大夫以上大帶之廣皆四寸其以雜色為辟緣也天子諸侯上以朱下以綠大夫外以元内以華士帶之辟内外皆緇士練帶廣二寸再繞要一匝則亦四寸矣凡下士之帶亦有繂𥜽

而無紕飾之箴功或曰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雜服之帶謂燕私所用正服之帶皆素雜服之帶則天子諸侯有朱有緑大夫有元有黄士惟緇而已尊者明卑者闇也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言韍佩以命數而異也燕服曰韠冕服曰韍衡珮玉之衡也緼赤黄色幽黒色葱青色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士不命一命則縠用緼而衡用黑色之玉再命則縠用赤而衡亦用黑色之玉三命縠亦用赤而衡則用葱色之玉案韠縠無別朝祭命數亦不專據矦國也言三命則上者可知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此言天子之帶制及后夫人之禮服也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狄讀如翟刻繒為翬與揄翟之形五采畫之著於衣以為飾也夫人三夫人亦

侯伯之夫人也天子以素為帶朱裏而終緑王后服
褘衣其色元夫人服揄狄其色青案翟之為性交有
時别有倫守死而不犯分於婦德為宜是故后之五
路皆重翟

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
曰叅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此亦言帶制也紳帶之垂者結即組也鄭注此亂脱
在是宜承約用組約帶用組而廣三寸其長齊於帶

之垂者紳長之制士三尺有司欲便趨走則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焉大約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也案古人之帶皆當腰所謂下毋厭髀上毋厭脅是也紳長三尺指自腰以下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此言子男夫人以下之禮服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

為翟不畫也褘當為鞠鞠衣黃桑服也奠繭獻繭也
子男之夫人受君命而服屈狄其色赤子男之卿再
命妻服鞠衣其色黃大夫一命妻服襢衣其色白不
命之士妻服褖衣其色黑唯內世婦蠶畢獻繭乃命
之以其服若卿大夫之妻為外世婦則皆從其男子
之爵亦必因奠繭而命也案后夫人以下服色有六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獨於子男夫人言君命者其
上則后夫人屬君其下則卿大夫士為臣故舉中以

該之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此言人臣侍君之禮也齊裳下緝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袷交領也臣侍於君身容必俯故以紳則垂以齊則委地而足如踐之以頤則垂如屋霤然以手則亦下垂而拱以視必下以聽必上其下視之式則卑不過於帶高不過於袷其上聽之式以侍於君右則聽

向必皆任左也案聽上及聽向任左備君教使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此言人臣赴召之禮也節以王為之所以輔君命而明信也在官謂官府治事之所在外謂其私家凡君之名臣以節為信節以三為度然臣之急趨君命則不待三也雖二節以走矣不惟二也即一節以趨矣當其在官則不俟屨在外則不俟車蓋速於赴召而

執授之者隨其後也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此言士敬大夫之禮也士於大夫尊卑有閒若大夫詣士士不敢以拜迎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以禮賓出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也士若見於所尊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尊者出迎而答拜則士走避之方氏慤曰尊者不必大夫凡在己上者

皆是

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名士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此言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禮也士於君前而言及大夫没矣則稱其謚與字而不名士没則仍稱名若士於大夫而言及他大夫士士則名而大夫則字棨君前臣名唯大夫既没則不名而舉其謚與字應氏鏞曰此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

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此言諱與不諱之禮也公諱國諱私諱家諱凡祭祭羣神也教學謂師長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士若言於大夫所但避先君之諱而於己之父母則不諱凡祭社稷山川百神即祝蝦辭中有先君之名幷亦不諱廟中有事於上則於下不諱教學臨文恐

致慼乎未知者則皆不諱案此節與曲禮小異而義則一言凡祭又言廟中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也

右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此言佩玉之禮也君子士以上徵角宫羽玉聲所中

也采齊路門外之樂節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鸞和鈴也鸞在衡和在式古之君子必佩玉於左右右佩中乎徵角徵為事角為民以宜勤而在右左佩中乎宮羽宮為君羽為物以宜逸而在左也趨以采齊為節行以肆夏為節周還則圜而中規折還則方而中矩進則畧俯而如揖之退則微仰而如揚之故佩玉之聲鏘然可聽也君子時

而在車則聞鸞和之聲時而行則鳴佩玉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自而入也熊氏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周禮及此篇皆誤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此言結佩設佩之異也君在謂世子王為德佩若事佩則觽燧之屬綪屈也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

爵色之韋為韠也世子在君所則不敢佩玉故有事佩無德佩然猶結左而僅設右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燕居則設佩尚德也外朝則結佩示謙也凡佩玉之人遇齊時皆屈結其佩而爵韠使佩之聲靜而不譁服之色幽而不著以於齊為宜也案左結佩右設佩皆謂事佩也居設佩朝結佩皆謂德佩也既曰君在不珮玉又曰朝則結佩何也朝謂在朝在謂退朝也退朝則全乎父子故不佩玉以致其孝也在朝則兼

乎君臣故佩玉以致其敬也既佩玉而又結之是所謂居子與臣之節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此言佩玉之義也凡佩玉上設一玉曰衡下垂三組貫以蠙珠左右組之下端各懸以璜中組之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也凡束革帶者必有佩玉以繫之唯

居喪則否佩玉之有衝牙所以設聲君子非有喪與災眚之故玉未有去身者蓋君子於玉比德焉無往而不脩德故無往而不佩玉也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此言君臣之佩綬與聖人佩綬之各異也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山元水蒼如山之元如水之

蒼也純當作緇瑜美玉綦雜文也瓀玟石次玉者天子體天德而全天道故佩無瑕之白玉而以元組為綬公侯有鎮定之德長人而體陽道故佩山元玉而以朱組為綬大夫有通達之德事人而體陰道故佩水蒼玉而以純組為綬世子將成元良以全美且觀人文以成化故佩瑜玉而以綦組為綬士則德未成功未著故佩次玉之石而以緼組為綬孔子大夫也所佩象牙之環廣五寸而以綦組為綬不佩玉者殆

德愈盛而心愈以下與案此非謂禮服之正佩正佩必以玉或燕居則以象環耳象取有文理環取可循而無窮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此言童子之禮節也童子異於成人故其為節也以緇布為衣而錦其緣以錦為紳幷紐又以錦為總而束髮皆朱色之錦也蓋親在而致飾如此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此言組與紳之用也肆讀為肆餘也約紐之餘組及下垂之紳凡勤勞者有事之時則收斂於手趨走則擁抱於懷以便事也鄭氏曰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此亦言童子之節也絇屨頭飾也無緦服謂父在雖有緦喪不為服也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童子

恐以溫傷氣則不裘不帛以未畫飾則不屨絇以未能勝絰則無緦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免而深衣不更加麻若無使令則恒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以待命以不能獨為禮若見先生則隨人而入范氏鍾曰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畧待之寛而必習之於卑孫所謂蒙以養正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飡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醤則客自徹之一室

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此言侍食及徹饌之禮也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侍食於齒尊爵貴之人有禮焉禮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必先飯示為尊者嘗之也客若以饌之盛而祭則主人辭以不足祭以飯之美而飧則主人辭以麤疏皆謙也醬為食之主主人自設則

客必自徹禮尚施報也如一室之人而非賓客則推少者一人徹其壹食之人則亦一人徹凡燕食唯婦人不徹以婦人質不備禮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

此言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也致謂委棄之環謂橫切之如環然操謂手所持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有憂者三字舊謂下係闕文食果如棗桃

李之屬弗委致其核瓜則祭以近疐之上環食其中而棄所操者凡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食果實者必後於君子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食火孰者必先於君子卿大夫士之家有喜慶之事若非君命所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案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以敬君也惟賓之敬主亦然或曰有憂者當連上不賀二字為句言有憂者必有君賜而後賀之非是則否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此言聖人待失禮者之道也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胾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之食於季氏也既不辭又不食肉仍獨洗飯而為飧者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蓋禮者客與主共之主人不以禮客自不敢盡禮是即待失於禮者之禮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此言受君賜之禮也據案也致至也君之賜臣或車馬或衣服當其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之服之以詣君所而拜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臣雖自有車馬衣服若未有君命猶弗敢即乘服也其拜賜則稽首覆左手以案於右手之上而頭與手俱至地敬君賜也若酒肉之賜惟拜受於家而明日不再往拜禮與賜車服者有閒也案君未有命陸氏佃謂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也舊注

謂卿大夫受天子之賜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恐未是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此言賜與之有不同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惟其貴賤殊故賜君子及與小人不可以同日蓋有賜而亦有與者恩也不同日而賜與者義也陳氏祥道曰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賜與之不同日義亦如此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

此言有所獻於君長之禮也膳致福之膳也葷薑及辛菜也桃桃枝茢苕帚也膳宰主飲食者凡獻於君大夫使宰而士親往其大夫使宰與宰將命及士至君門付小臣之時皆必再拜稽首而送之所以昭其敬也致膳於君則有葷桃茢覆於上以防不祥於大

夫則去葥於士則去葷皆必造於主膳之人而違之
凡以致其謹也大夫所以必使宰而不親拜者為恐
君之答己故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
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
室

此言尊卑受賜拜謝之禮也其室大夫之家也敵者
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受賜之大夫明日往

君門拜賜及門小臣方入白大夫即拜以退而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而答拜也士則君不答拜故士拜畢必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其時士又拜君之諾而君亦終不答其拜也若大夫親賜士士既拜受又必拜於其室其為衣服則弗服以拜所以別於君賜也若敵者相饋唯主人時或不在未及拜受則俟還家而往拜於其室又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槩此敵者亦謂泛常敵體之人若朋友義重則論語云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此言尊卑交際之儀也弗敢以聞謂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凡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因尊卑遠故其詞必委曲降下不敢直云獻於尊者又士於大夫若有慶事不敢受

大夫之親賀唯下大夫於上大夫可承受其親賀以尊卑近故也子當親在若行禮於人則稱父以致之而不敢私交人或有所賜亦稱父以拜之而不敢私受以統於尊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此言敬天之禮也充充美也禮不盛則服不充故服大裘以祭天則不裼至敬無文也乘路車以往則亦不式以主一為敬也案充其服者內心也大圭不琢

大羹不和亦若是則已矣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𤸇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此言人子事親之禮也命謂遣人呼謂召子一說謂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𤸇病也子之事父當其命呼則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不待卒業也食在口則吐不待卒食也行步則走而不趨不待徐詳也親既

老則一出一復唯恐親有憂之故必不易其方不過其時親有病則子憂之故色容不盛凡此奉命之肅與夫出遊之謹侍疾之誠自孝子而言一皆常行粗畧之禮也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此言人子思親之無已也不能猶不忍手澤謂手之所持猶留潤澤之迹也杯圈盛酒漿之器口澤之氣

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也子之孝者非徒終父母之身而已蓋將以終其身焉當父之既沒而不忍於讀父之書者以手澤存焉故爾母之既沒而杯圈猶不忍飲者以口澤之氣存焉故爾桊子欲養而親不待此人事之所無如何者唯有日致其思而已思父而不得見見父之遺書而如見父焉思母而不得見見母之遺器而如見母焉推此不能讀不能飲之心則其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可知矣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賔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此言兩君相見及卿大夫聘使之儀也門大門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兩旁長木所謂楔也閾門限也鄰國諸侯來朝主君迎於大門外賔入門由西之中上介從賔在後稍東而衣拂闑大夫以次而西適當賔後亦中於棖闑之間右不拂闑左不拂棖士介則極西而衣拂棖也鄰國之卿大夫奉君命來

聘而為賓主君亦迎於大門外其入門也稍東而近闑不敢中門亦不敢履閾若為聘為享奉君命而行公事則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伸己信而行私事則入自闑東從臣禮也案介謂上介乃卿為之大夫為中介士為末介皆就賓而言主擯由於闑東入門之禮亦如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

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此明行步疾徐之儀也君謂天子諸侯武足迹也中猶閒也發起也移猶變也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聲言迴旋而行也齊讀曰咨裳下緝也端直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踵足後跟也蹜蹜促狹之貌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與尸行則蹈半迹而接武大夫則迹相及而繼武士則

迹間容迹而中武凡徐趨之法皆用是若疾趨則屨頭欲發起而手足毋易其常度如迴旋行則足循地而不舉裳下委地如水之流行於席上亦然直行則頤如屋霤之垂進步如矢之直急行則欲速而屨頭恒起故其貌剡剡也執龜玉之重器則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踵行不離地如有所循故其貌蹜蹜也案徐趨對下疾趨而言陳注謂或徐或趨者非是圈豚行即徐趨也端行弁行即疾趨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此明道路與廟朝行步之法也凡行於道路之容惕惕然敬而且疾恐失禮於人也廟中則齊齊恭慤以對神明也朝廷則濟濟翔翔威儀脩整以近君故也案惕惕者敬也疾也字從心從易其從易者則音蕩放也荀子惕悍憍暴是也鄭注直疾貎當是惕字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

燕居告温温

此言君子之容節也齊如蔓蔓齊慄之齊遬者謹而不放之意德者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君子之容舒遲自得唯見所尊者則斂持而齊遬此敬之見於外也蓋威儀者德之隅而不可以不謹故足容則重不輕佻也手容則恭無慢弛也目容則端不睇視也口容則止不妄動也聲容則靜不噦咳也頭容則直不傾顧也氣容則肅似不息也立容則

德中而不倚也色容則莊正以自持也坐容則如尸儼若神明也其燕居於家與告語於人則又取其温温所謂温温恭人是也案朱子語類問九容與九思同本原處固欲存養容貌閒又欲隨事省察朱子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凡祭容貌顔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言喪祭軍旅之容也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驚遽貌梅梅猶昧昧蒙瞀貌繭繭猶綿綿低微貌暨暨果毅貌詻詻嚴飭貌清明察於事也凡祭祀之時容貌恭敬顏色溫和直如見所祭者居喪之容摧毀頹折阽於危亡則纍纍焉爾其色容則隕落而不能自立顛顛焉爾視容則倉皇茫昧而不能自審瞿瞿梅梅焉爾言容則低微鬱結而不能自理繭繭焉爾臨戎之容遏劉敵愾務欲果毅則暨暨焉爾其言

容則嚴明而駿發駱駱馬爾色容則儼然可畏厲肅
馬爾視容則精於察物清明馬爾(缺)君子之容固無
所不謹喪祭軍旅又特舉其大者言之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
色
此申言容貌之宜謹也辨謂尊卑上下之辨立容主
於辨分故雖卑而毋近於諂頭頸居衆體之上必中
而不偏止立如山而行必以時盛德之氣闐實於中

故休美之光著揚於外其色則睟然而如玉此君子之容也　案賈誼曰固頤凝視平肩正背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是謂經立因以微磬曰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經立天子宜之拱立國君宜之肅立大夫宜之卑立士宜之此所當辨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此明天子以下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邊邑九州之外也凡自稱者自上而下各隨其分是故繼天立極而為天子則稱曰予一人言為天下之一人也二伯分主王畿以外不敢自有其德則曰天子之力臣言惟宣力而已諸侯在五服之内不敢自有其封故於天子則曰某土之守臣某言惟守王土而已其在邊邑不敢列於侯甸之數則曰某屏之臣某言惟捍蔽而已諸侯於敵以下則

曰寡人小國之君則自稱曰孤擯者之傳命亦曰孤寡德而孤立皆謙言不足為人上也案此與曲禮多不同當互觀之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

此明大夫與世子公子稱謂之異也國之上大夫蓋卿也於己君之前則從謙而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擯者則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己君之前則直自稱

名若出使他國擯者則直曰寡大夫國之世子於君前亦自稱名若在他國擯者則曰寡君之適適為世子餘則公子公子於君前但曰臣孽而已案客於他國禮當有介而乃云擯者謂他國致禮而已為主人故設擯以待之爾國以適子為本則庶子為末云臣而又云孽者謂自本旁出若木之有櫱也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

公事為賓也

此明士與大夫各異其稱之禮也傳遽謂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者公士謂公家之士賓讀為擯介也士位卑而奉職為勞故稱於君前曰傳遽之臣大夫之家臣稱私人故稱於鄰國之大夫曰外私大夫若有私事於鄰國而使私人為擯則降而稱名若以公士為擯而行聘禮則擯辭稱下大夫之小聘者曰寡大夫稱上大夫之大聘者曰寡君之老蓋大夫

奉君命而有所往則君必與之公士以為擯故也案鄭注以大夫私事使為句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劉氏敞曰此乃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如曰寡君之老毋卹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貢生臣郭坦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五

明堂位

明堂在國南郊取南面嚮陽之義尸子云神農曰天府黄帝曰合宫則自古有之方氏慤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孟子言行王政而此言朝諸侯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故曰明堂位也案此篇爲美周公而作故備序魯用四代之禮樂盖俗儒之喜夸

者為之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此言周公正明堂之位以尊君也斧依屏繪斧文也

天子指成王昔者周公位冢宰以輔成王當諸侯來

朝因定其尊卑而為朝諸侯於明堂之位維時明堂

中央設斧屏於戶牖間天子背負斧依南嚮而立蓋

天子之位定而內外臣工胥有所統矣案書多方稱

周公曰王若曰所以正名也鄭氏乃以天子為周公

何哉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此言中國五等諸侯之位也中階在東西兩階之中門應門也是時公侯伯子男咸集各有一定之位次三公在中階之前北面而東為上諸侯之位在阼階之東西面而北為上諸伯之國在西階之西東面而

北為上諸子在應門內之東北面而東為上諸男在應門內之西北面而東為上案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則以下皆為朝位可知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此言四夷遠國之位也是時四夷君長亦有一定之位次九夷之國在東門之外西面而北為上八蠻之

國在南門之外北面而東為上六戎之國在西門之外東面而南為上五狄之國在北門之外南面而東為上案王者内中國而外夷狄故五等諸侯序於門内四夷君長序於門外各從其方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尚左者方氏慤謂與北面者同是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此言九州牧伯之位也采者以其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即王制所云千里之外曰采也九采之國來

朝其位在應門之外北面而東為上盖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案應門即南門也蠻服在南門之外而州牧又在其外故變文稱應門之外陸氏佃以九采之國為要服荒服言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亦可備一解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此言四塞來朝之期而總結上文明堂位之義也四

塞不言何在疑亦在其方之門外而又次於四夷也若在要服之外而為蕃服則來朝不數惟天子初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告至而已凡此為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内外遠近秩然有等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案此皆為成王新即位而來朝謂周公所制明堂之位則可謂周公明堂之位則不可又明者取南嚮光明之義其謂明諸侯之尊卑者亦非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此言周公有勳勞之事也昔殷紂為亂於天下嘗脯鬼侯以饗諸侯是時天命人心屬於武王是以周公相之以伐紂而有天下及武王崩成王方幼弱周公相成王踐天子之位以為治至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以節民性作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

量以一民紀而天下大服七年乃致政於成王凡周公之功如此案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篇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妄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耳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起辭惟七年者史臣紀周公留後治洛之在成王七年也蔡氏辨之明矣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

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此言成王崇禮報功之事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大路殷祭天車也弧形如弓以張旗幅韣以衣弧旒屬於旗幅而幅上畫日月為章也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不可以無報也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猶謂未足以稱乃命魯公世世祀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於孟春所乘則大路所載

則弧韣斿之旒則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蓋皆天子之禮也王氏安石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臣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鄭注以孟春為建子之月汪氏克寛曰冬至之郊為大報天正月之郊專為祈穀考之春秋

魯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也張氏燧曰春秋書禘于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書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參左氏傳祝鮀述魯晉衛之始封典故詳明而不言成王賜魯重祭故知是後人之假託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此言魯禘牲器之得兼前代也季夏建巳之月尊酒

器之通稱也五齊以下之尊刻畫為牛形象形山形雷形周禮司尊彝所謂犧尊象尊山尊若罍是也黃目見郊特牲玉瓚大圭者玉飾瓚而大圭為柄也玉豆雕篹者玉以飾豆而雕以飾籩之柄也爵飲器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也散角皆爵名而以璧飾其口時當季夏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以尊則用周之犧象夏之山罍盛鬱鬯酒之尊則用周之黃目灌鬱則用周之玉瓚大圭薦黍稷則

用殷之玉豆雕篹獻酒則用夏之玉琖仍雕加獻則用周之璧散璧角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梡夏之嶡凡牲器之大備如此方氏慤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今牲器俱兼虞夏以來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此備言魯禘祭之樂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玉戚玉飾斧柄也魯禘所用之樂其聲則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其容則執朱干玉戚著衮冕以舞武王之大武又服皮弁素積裼衣以舞夏后氏之大夏昧乃東夷之樂也任乃南蠻之樂也更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所以廣魯於天下而不爲限量也孔氏疏曰六冕是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以舞夏樂白虎通云東夷之樂曰

朝離言萬物漸離地而生南夷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曰禁言萬物禁藏也或曰朝離即株離也陳氏祥道曰四夷之樂以其聲音名之則曰株離以其服色名之則曰韎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此言魯禘祭之冕服儀節也副之言覆以覆被乎首而名也褘衣王后之上服房大廟之東南室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妻也當禘祭之時夫婦躬親百職具舉君則卷冕立於阼階夫人則副褘立於房中君則肉袒以迎牲於門夫人則從而薦以籩豆復有卿大夫以贊君命婦以贊夫人無不各舉其職有廢職者服以大刑此天下所以敬服周公之德也緊魯自隱桓而後君弱臣强久矣廢職服刑而天下服

是無實之言也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此言魯之時祭大蜡也不言春祠者魯在東方或當朝於方嶽之歲則廢春祠也魯不特禘祭而已凡内而夏之礿秋之嘗冬之烝外而春之社秋之省而遂以行大蜡所用之禮皆天子之祭也案鄭注省讀為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或以為省斂者未是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此言魯建廟立門施政之制也魯之大廟如天子之明堂魯之庫門如天子之皋門魯之雉門如天子之應門發號施令則振木鐸於朝以警衆聽此如天子之政也鄭氏注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案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鄉師士師

宫正亦用之即書所謂每歲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此言魯大廟之飾也復廟重檐上下為重屋其檐下復有板檐以障風雨也刮楹以密石磨柱也鄉牖屬達鄉每室四戶八窻相對也坫築土為之出尊當尊南也康安也魯大廟之制刻山於節畫藻於棁復其

廟重其檐刮楹而使之精澤對牖而使之明達以反
坫出尊以崇坫康圭設屏以蔽内外刻鏤而使疏通
蓋天子之廟飾也案鄉飲酒禮尊於房戶間賓主共
之也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唯君面尊示恵自君出也
兩君相見則皆當面尊故尊在兩楹間而反爵之坫
在尊之南獻酬皆自尊而南出故曰出尊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

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鬛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鬛

以下皆言魯得兼用四代之禮樂而此先言車旂駕

馬也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也大路木路乘路玉路

也旂綏大白大赤皆旌旗之屬黑白相間謂之駱蕃

赤色魯之所用更有兼乎前代者如車用以乘而制

度各異其為鸞車則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則夏后氏

之路也大路則殷路也乘路則周路也旂載於車而

體式各異如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

之大赤是已馬傷於車而顏色各異如夏后氏之駱
馬黒鬛殷人之白馬黒首周人之黄馬蕃鬛是已歷
氏鏞曰舜車唯有鸞和夏則鉤之而曲商則反之於
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夏則綏之
以為旄商復以素為飾至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
矣輔氏廣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
夏后氏牲尚黒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
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

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此言祭牲酒器也騂赤色剛壯也泰瓦尊也著無足而底著於地也斝畫禾稼之形爵則雀形夷讀曰彝法也以其為餘尊之法故稱彝雞彝刻畫雞形於上也勺注酒器也柄頭刻龍形者為龍勺刻鏤疏通者為疏勺刻梟形者為蒲勺牲用以祭如夏后氏之牲尚黑殷之白牡周之騂剛是已以盛酒而有尊泰則

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則夏后氏之尊也著則殷尊也
犧象則周尊也行酒而有爵則夏后氏以琖殷以斝
周以爵是已盛鬯而有灌尊則夏后氏以雞夷殷以
斝周以黄目是已沃酒與鬯而有勺則夏后氏以龍
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是已案夏言尚殷言壯周言
剛互見也有虞氏尚陶故名瓦尊為泰即周禮所謂
泰尊也著著尊也灌尊猶言鬱尊雞夷與斝即雞彝
斝彝也上言殷以斝盖爵而非彝勺則梓人為飲器

勺一升是也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此言樂器也拊搏舊注謂以韋為之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作樂之始未有韗革之聲則以土為鼓未有斵木之利則以蕢為桴未有截竹之精則以葦為籥此伊耆氏之樂也又有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此虞夏商周四代之樂器也

方氏慤曰拊搏揩擊與盆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當是揩擊玉磬搏拊大琴云云記者誤爾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此言世室與學制也不毀者爲世室武公名敖伯禽元孫魯藏粢盛之米於學故名米廩孟子以殷爲序周爲庠與此不同樂官掌教瞽矇所宗故學謂之瞽宗頖之言半謂半於天子辟廱之制也周宗文武其

廟世世不遷故魯公之廟如文世室也武公之廟如武世室也立學之制有以養老為義者故米廩即有虞氏之庠也有以習射為義者故序即夏后氏之序也有以教樂為義者故瞽宗即殷之學也有以班政教為義者故頖宮則周之學也輔氏廣曰由是觀之則成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蓋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案武公之廟立於成六年二月乃季氏為之而為記者所摭引此魯後世僭儗天子之

明驗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言寶器與樂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足四足也楹貫以柱也縣懸也懸於簨虡也垂虞工官之名叔即無勾氏初作磬者簧笙中金葉也横曰簨植曰

虡夏飾以龍形故名龍簨虡殷於簨上刻木如牙飾以采其狀隆然故名崇牙周又於簨上畫繪為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之角故名璧翣也異國之器不同若崇鼎貫鼎與大璜封父之龜皆天子之寶器也越棘與大弓皆天子之戎器也樂之器不同若夏后氏之鼓足殷之楹鼓周之縣鼓與夫垂所造之和鐘叔所造之離磬女媧所造之笙簧是已樂懸之器不同若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

璧翣旻已案春秋傳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繁弱卽大弓也鄭注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孔
疏垂作調和之鐘叔作編離之磬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
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
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
章
此言俎豆與韍制也敦音對與璉瑚簋皆盛黍稷器

梡者斷木為足嶡之言蹷也中足為橫距椇者謂曲
橈之如枳椇也房者俎足下跗如堂房也梮木質不
飾也獻注讀為娑謂獻尊刻畫鳳羽形娑娑然也皷
祭服之韍韍即韠也祭之為器不同若有虞氏之兩
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則有虞氏
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豆則夏后氏以
梮豆殷以玉豆周以獻豆是已韠之為制不同若有
虞氏直服以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之以火周又

加龍以為文章是已方氏慤曰敦瑚璉簠簋用陰數之

偶與籩豆同義自兩而四而六八漸增其數也有山

有火而又加以龍故於周獨言章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

水殷尚醴周尚酒

此言牲酒也明水取於月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

酒則味之全者牲體之用不同有虞氏之祭則以首

夏后氏之祭以心殷之祭以肝周之祭以肺夏后氏

之所尚則為明水殷之所尚為醴周之所尚為酒是已方氏慤曰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孔氏疏曰儀禮設尊尚元酒禮運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蓋記者誤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

此言設官與喪葬之飾也建官之數不同若有虞氏

官不過五十夏后氏則官百殷則二百周則多至三百喪葬之飾不同若有虞氏之為綏夏后氏之為綢練殷之為崇牙周之為璧翣是已案注疏綏亦旌旂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僕御持翣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障柩車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

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此結言魯之用王禮而為天下法也凡四代之服與器與官為周天子所兼用者而魯皆用之是故魯有王者之禮也天下傳述之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弒也其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此推為有道之國故天下而有禮樂未明者必資於魯以考其章程節奏焉鄭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

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案周衰而魯僭如楚稱王晉請隧之比矣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莫嚴於辨上下周公制禮而子孫自踰之如此篇所陳器數畧可攷爾於義無足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日講禮記解義卷三十五